

朋
其
作
刺
的
文
学

刺 的 文 學

朋 其 著

上 海 四 馬 路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3 0

一 九 三 〇 年 四 月 付 印

一 九 三 〇 年 五 月 初 版

1 — 1 5 0 0 冊

每 冊 實 價 三 角 五 分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申 明

一天，我正在清理我若干時以前發表過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從前在莽原，國民新報副刊，民衆……發表過的。）一鳴（一鳴很多，此地說的是張一鳴。）忽然跑來：“朋其！……你在幹什麼？”

——收集一些舊作。

——好的。出本子嗎？

——不多并且不好，不想出。

——好不好倒沒有什麼關係，現在正需要些通俗一點的東西。太少却是不好的。

在擦火抽烟的時候，他活像得着什麼啟示：

“唉，這不成哪！我以前還寫了幾篇小東西，一下湊

和起來好不好？’

我猶豫了一下：“我想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於是這本東西就成功了。

這裏邊第三部除了‘常識和文藝’外，都是他的東西，第二部裏面“論人”和‘聰明的活屍’也是他的，爲了不使人有捉賊的麻煩，似乎應該申明一句。

朋其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六日於北京。

刺 的 文 學

目 次

1. 天國與地獄

“僞的求曙光的人”

天國與地獄

無病之病

長夜

2. 刺的文學

刺的文學

戰爭與我

論人

信裏面的他

眼睛

打手

聰明的活屍

3. 他自以為是詩人

他自以為是詩人

常識和文藝

處女作和有價值的創作

文藝初步

第二課

文學家們和其他的兼貳儿滿

“偽的求曙光的人”

一片荒野裏，
太陽的光，終於射到了！
沈睡的屍身，
也開始活動，
各式的面孔上長就各樣的嘴，
他們發出劇烈的爭辯的聲音了。
“赤的！赤的！”
“白的！白的！”
犀利的筆鋒，
譏刺的字句，
都盡量地表現了自己的功用和高明！

他們畢竟都是高明的：
他們有天賦的才智，
他們有忠實的書本！
沉睡使他厭倦了，
來，來，來，
偶像的建築是如何的需要呵！
書本作了他的根基，
才智成了他的木石，
舊的偶像，毀壞！
他人的偶像，犧牲！
“你瞧，我的是這樣威嚴！”
“你瞧，我的是這樣鮮艷！”……
他們的偶像
就這樣
如他所想地，不如他所想地
建築在衆多的骷髏上！
黃昏了，
他們都疲乏了！

荒野裏，
赤的，白的……
一切一切，
都漸漸地
變成灰色，
變成黑色！
屍身沉睡著，
怎樣也不能把他刺醒！
在十八層地獄下的人們，
天沒賦他們以才智，
他們也沒有死的書本，
菜色的面孔上，
僅有那似金人的嘴！
但是，他們忍耐不住了：
“去罷！偽的求曙光的人！”

原书空白页

天國與地獄

就是這樣昏沉沉的，腦子裏，充滿了一團亂絲，呵，海綿，不，一塊毛玻璃。總之，那裏面似乎是堆積了一些破碎的木渣，石屑，沒有了感受性，沉悶悶的，黑暗暗的。

什麼也沒有呀！我將怎樣表覓牠？祇是：昏沉沉的，沉悶悶的，黑暗暗的。

可是這樣卻最適於我了；眼前罩著一層厚霧，一切一切，從那裏經過，都恍惚了，都失去了牠的真。不對！什麼是真，我也應當不明白的。恍惚了！恍惚了！憧憬在我面前是最相宜的。世界是怎樣的美麗呵。要是眼前的厚霧更濃，那不更是天國嗎？

耳朵裏是一些煩擾複雜的聲響，一切一切的聲響，世界上所有的聲響。這樣多的聲響，充塞在我的耳朵裏，還能容得出針尖大的空處嗎？好！你笑，你哭，你歌，你哀求，你憤怒，你發嬌聲，你發誘惑人的嬌聲，你們對壘著放炮，放那可以死千百人的大炮，你們喊：殺，殺，殺……一切的聲響，來，來，來，塞在我的耳鼓裏去。

口腔早麻木了！如嚙了過熱的沸水，如過飲 Absinte，如多吃了胡椒，……口水到嘴裏，也失了鹹味兒。什麼我也不能感覺了，從前以為是美味的，動物的軀殼，植物的身體，果實，好吃呀！好吃呀！香噴噴的。但是現在麻木了！

這樣是最適於我了，我就這麼樣住在天國裏。

但是，壞哪！這樣并不能持久。腦筋已經比較安靜了，眼前的霧，淡了些，耳朵裏也把歡樂一聲響隔了出來，口涎是鹹津津的，我親自看見我以前認為是天國的，現在還是地獄。

無 病 之 病

A 怎麼，朋友，你病了麼？

B 沒有病。

A 沒有病，怎麼老睡著呢？

B 我覺得沒有精神。

A 沒有精神，這不是病了嗎？

B 醫生檢了體溫，考察了血液，聽了心，肺，
他說確是沒有病。

A 沒有病 怎麼會沒有精神呢？

B 我也不明白。

A 你不曾分析分析嗎？

B 分析不了！

A 怎麼分析不了呢？

B 我不知道。

A 這真奇怪得很！讓我來想想罷！——也許你失了戀。失戀的人，我見過的，帶著蒼白色的臉，經過長期的失眠，唯一的表現，就是沒有精神，

B 不是的，不是的，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人。

A 那麼是什麼呢？呵，也許你把一切塵世的紛擾，都看得太明白了，你覺得沒意思，你想出世？

B 我沒有學過佛。

A 也許你在什麼地方碰了一個很大的釘子？

B 讓我想一想。——不對，不對，釘子是常有的，可是牠還沒有那樣大的力，讓我沒有精神，

A 那是什麼呢？……

B 我不……

A 我想你一定很煩悶？

B 有一點。

A 但是煩悶不一定就會讓你沒有精神，以

至于睡倒？

B 是的，我想也是那樣。

A 這是怎麼的？

B

A 呵！也許你的腦筋麻痺了，沒有了感受性罷！

B 我還可以辨別你所說的話，明白我應當說的話，不一定就麻痺。

A 你不試試你的皮膚有感覺沒有，——打他一下，或者用一根針。

B 血還正跳得很烈咧！噯！痛！

A 你還知道痛？

B 很明白地知道。

A 哈！哈！你正患著一個最普通的病：你的血正汹涌的奔躍，你的力充滿了你的全身，你的腦子也正想跑跳，但是你睡著了，你的血恨你，你的力怨你，你的腦子咀咒你，……你沒有精神了！你患著這樣一個奇怪的病！你的病使全世界的醫生

束手。除了你自己誰也醫不了這一個奇異的病的。起來罷，我告訴你你的病名——牠就叫做“沒有病。”

一九二五，十，八。